

方言翻译转换机制

黄忠廉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翻译科学研究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方言常见于文学翻译,甚至是口译,有时成为翻译棘手的问题。翻译时可能经过方言与标准语互译的语内转换过程,其语际转换结果有二:标准译语和方言。由原语方言、标准原语、标准译语和译语方言四大要素可演绎出七种方言转换机制。

关键词: 双语; 方言; 转换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2)02-0144-04

引言

文学翻译,包括日常口译,常遇到方言,有时成为翻译棘手的问题。《现代汉语词典》将“囁”归为“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则归为“口”,表明方言与口语相伴生。有学者认为,方言“用多了会妨碍人们互相了解,文艺作品以尽量避免方言词为原则。”^{[1]42}“如果不遵照文学语言中公认的用法,话语可能会使人感到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如遇到使用局限性很大的方言词汇就是这样。”^[2]但是,方言有其生存的价值,方言翻译也有其必用的时候,只是要讲究其使用语境。

翻译可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3]。翻译实际上先分为符内翻译和符际翻译,符号若为语言,则再分为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这一划分有利于语际方言翻译研究。全译分理解、转换和表达三步骤,整个过程在转换上因所译对象为方言而独具特色,这一特色机制尚未研究,有待揭示。

一、方言翻译转换总机制

方言翻译转换机制呈梯形 ABCD (见图 1),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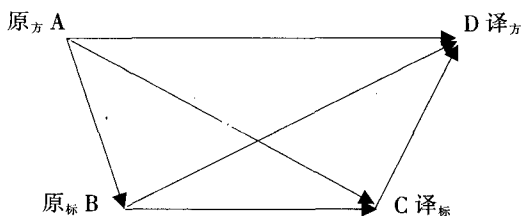


图1 方言翻译转换机

底 AD 较宽,表明从原语方言译为译语方言要费时费力,下底 BC 较窄,表明从标准原语译作标准译语相对省时省力;AB 和 CD 两腰等长,表明原语语内转换与译语语内转换所费的时力大致相当。这均为理论预测。

图中:原_方—原语方言,原_标—标准原语,译_方—译语方言,译_标—标准译语

由图 1 可知,方言翻译转换机制是方言翻译过程中原语语内转换、语际转换和译语语内转换及其内在组合方式和相互联系。

翻译,照理应该以方译方,以标译标,但语际方言翻译是异域语际行为,一种空间置换。中外方言与标准语四者构成了四角关系,又演绎出多边关系。从语内转换的必要性来看,图 1 中 AB、CD 均为语内翻译,AD、AC、BC、BD 是语际翻译,BC 因与方言无关,不属于方言翻译范畴。方言翻译的结果有两种,一是译作方言,一是译作标准译语,以此观图 1,可得七种转换机制:原_方→译_方直接转换机制、原_方→译_标直接转换机制、原_标→译_方直接转换机制、原_方→原_标→译_标→译_方间接转换机制、原_方→原_标→译_标间接转换机制、原_方→原_标→译_方间接转换机制、原_标→译_标→译_方间接转换机制。

二、方言翻译直接转换机制

所谓直接转换机制,指原语方言不经或少经语内转换直接转换为译语方言或标准译语的过程,呈现为直线型翻译路径。

(一)原_方→译_方直接转换机制

收稿日期: 2011-09-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8JJD740057);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7-0349);黑龙江大学博士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黄忠廉(1965—),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zhuang1604@163.com

原方→译方直接转换机制(图2)展示了从原语方言直接转换为译语方言的过程,即不经过原语语内转换、标准原语到标准译语的语际转换和译语语内转换。熟谙双语方言者毕竟不多,所以原语方言转换为译语方言(AD线)所费的时间要长于标准原语转换为标准译语(BC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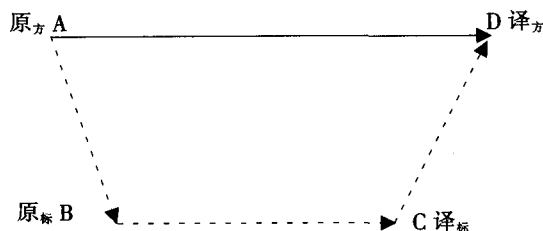


图2 原方→译方直接转换机制

AD式方言翻译是高手之译。他能迅速调用脑中并存的原语方言和译语方言,不假思索,或者稍作思量就瞬间完成。如例1,баба在俄语中属方言和俗语词,某些地区指妻子,后泛指已婚妇女;汉语的“婆娘”或“婆姨”正好与之相对。

例1. Бабы в клетчатых панёвах швыряли щепками в недогадливых или слишком усердных собак.

穿格裙的婆娘们把小木片抛向那些不识好歹,或者乱叫乱咬的狗^{[1]423}。

(二)原方→译标直接转换机制

原方→译标直接转换机制(图3)展示了从原语方言直接转换为标准译语的过程,即不经过原方→原标原语语内转换和原标→译标语际转换的过程。与图2相比,从原语方言到标准译语(AC线)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要短于从原语方言到译语方言(AD线),AC线射向右下方呈省力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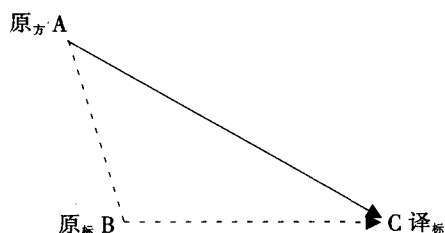


图3 原方→译标直接转换机制

AC式方言翻译是常见之译,一是原语方言译成译语方言多无必要,二是比较费周折,详见图5。用外语写中国故事就存在方言直接表达为标准外语的问题。比如叶君健用英文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村》,以大别山区1926—1927年的大革命为内容,其主要人物都是农民。所用的文字自然不可能

是其老家湖北红安方言俚语,只能是合乎英语语法规律的通用英语^[4]。不过,刘军平认为,将方言译成标准语,是对所译作品文本基质的最大伤害;如有必要,传统表现方言的翻译法是突出其异国情调,要么用斜体字以引起注意,要么增加说明^[5]。例1中панёва意为“方格毛料裙”,汉译时我们不知有无相应的方言说法,或者没有必要对应,就直接译作成现代汉语了。再如例2“啥”是北方方言词,俄语无相应的方言词,就直接对应为标准语的что了。

例2. 我啥也没买。

Я ничего не купила.

(三)原标→译方直接转换机制

原标→译方直接转换机制(图4)展示了从标准原语直接转换为译语方言的过程,即不经过原标→译标语际转换和译标→译方译语语内转换的过程。运用这一机制,有的译者^[6]可能潜意识地认为:(1)偶用方言,可点明说话人的籍贯、身份,再现地方的言谈笑貌和乡土人情,增加文章的地方色彩。(2)有意识地运用方言有时便于方言区受众更好地接受内容,增强传播效果;(3)有时有利于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4)可生动地传达标准语无法表达的特殊意义;(5)故意模仿方言,以达讽刺或谐趣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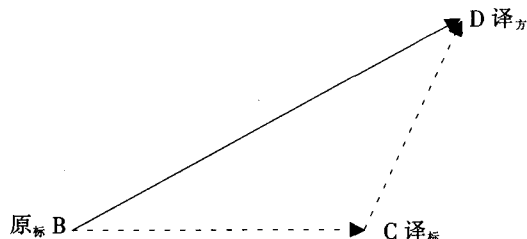


图4 原标→译方直接转换机制

语言输出一般难于输入,但对于方言是母语的译者,走势向上、看似艰难的BD式原标→译方直接转换机制一点都不难,有时甚至是驾轻就熟。BD式方言翻译是反常之译,一般不主张。除非是有意而为,译者或热衷于方言,或在方言区内,不自觉地译成了方言。如:

例3. Ищу шайку. Гляжу, один гражданин в трех шайках моется.

我到处找澡盆。一瞅:有位公民一个人占了三个盆^[7]。

例4. The baby uses the front legs to climb up its mother's belly into her pouch. There it starts to suck milk from a nipple.

小袋鼠用前腿爬进母亲腹部的口袋里,嘬住妈妈的奶头吸奶。(康馨译)

例3.“瞅”,《现代汉语词典》标为“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标为“口”,而原文的 гляжу 是标准语词,译作“瞅”表明译者受北方方言区影响较大,舍标准语而用方言。例4,“嘬”意为用嘴吸吮,译文中“嘬住”实为吸住,与后面的“吸奶”部分重意,可改为与原文相当的标准语“吸吮着妈妈的奶头”。若要保留方言,也应是“嘬着妈妈的奶头”。

三、方言翻译间接转换机制

所谓方言间接转换机制,指原语方言必经语内转换才可转换成译语方言或标准译语的过程,呈现为曲折型翻译路径。

(一)原方→原标→译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

原方→原标→译标→译方方言间接转换机制(图5)展示了原语方言间接转换为译语方言的过程,即经由原方→原标原语语内转换、原标→译标语际转换和译标→译方译语语内转换的过程。该机制费时费力,正揭示了从原语方言到译语方言的重重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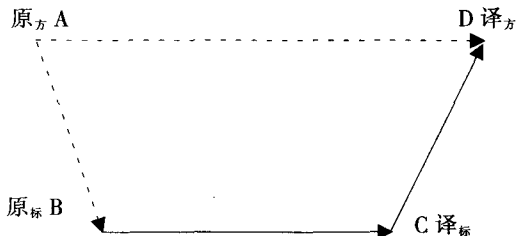


图5 原方→原标→译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

AB→BC→CD式间接转换机制是艰难之译。译者无论中外,同时掌握原语和译语并不容易,有时必须进行原语语内转换,得原语方言的标准语形式之后,又转换为译语标准语,再续上译语语内转换,换作译语方言,至此方言翻译才算大功告成。白先勇的小说《台北人》自译就是一例。台湾大学外文系学士毕业后,白先勇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从事创作和小说理论研究,获硕士学位后,一直在加州大学教中国语文^[9]。据许钧^[9]了解,白先勇自译时很重味和调子,比如其中单篇《思旧赋》里有两个老女佣,其对话颇具地方特色,译为标准英语时发现“调”不对。合译者叶佩霞与白先勇发现女佣酷似《飘》中的老佣人,她建议译作美国南方方言;译后觉得有味,但心中没底,便寄给双语功底精深的著名翻译家美籍华人高克毅,得其肯定,但出版社不同意。高据理力争,以重翻译效果、求读者共鸣为由,说服了出版社。这一海外尝试,鲜明地反映了原方→原标→译标→译方转换机制的间接性和艰巨性。再如:

例5. Кругом все такие буераки, овраги, а

в оврагах всё казюли водятся.

原译:周围都是大小的山谷,山谷里尽是蛇^[1423]。

试译:四周山谷沟壑,爬满了长虫。

казюли 即 козюля 的复数,属方言词,俄语标准语应是 змея。原译按标准语处理为“蛇”,传达了语义信息,但是未能反映屠格涅夫《白净草原》的地域特色失却了语用效果。在我国某些地区称蛇为“长虫”,如果一定要反映原文的方言特色,不妨改为试译。

(二)原方→原标→译标间接转换机制

原方→原标→译标间接转换机制(图6)展示了从原语方言间接转换为标准译语的过程,即从原方→原标的语内转换到原标→译标的语际转换的过程。该机制是方言翻译间接转换的主体。翻译多是针对当下受众的,转换为译语方言多数似无必要,因此A转换为B之后,再由B转换为C,方言翻译即可告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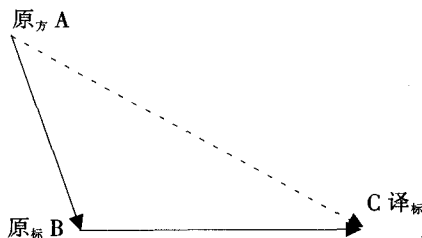


图6 原方→原标→译标间接转换机制

张谷若译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煞费苦心,把英国多塞郡方言对话译成山东话,中国地方化了,却受到卞之琳^[10]的批评:过了头,会引起不恰当的联想,山东风味恰好有失原作风貌;他认为译得尽量俚俗一点即可。其实,所谓俚语,即通俗的口头词语,常带有方言性,只是比方言的色彩略淡一些。也许这只是权宜之计,看来还是译作标准语为好。又如:

例6. 今年我老生病,落课老多了。

Я часто болел в этом году, так что пропустил много занятий.

原文中前一“老”意为“经常”,已不是方言;后一“老”意为“很,极”,仍属方言,经此语内转换,可得原意:“今年我常生病,缺课很多。”进一步转为符合俄语的形式:“今年我常常生病,因此缺了很多功课。”俄译则是标准语。

(三)原方→原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

原方→原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图6)展示了从原语方言间接转换为标准译语的过程,即从原方→原标的语内转换到原标→译方的语际转换的过程。

能操作 $AB \rightarrow BD$ 式间接转换机制的译者理解原语方言比较困难,在原语方言转为标准原语之后,可以迅速转换为译语方言,因为他对反映这一意义的译语方言比较熟悉,可能超过标准译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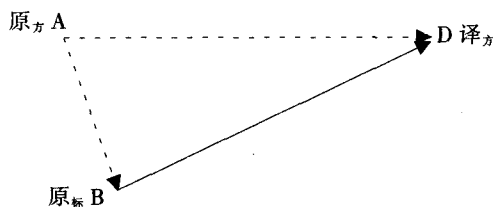


图6 原方→原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

常说某地方言的译者,脑子里首先闪现的是方言,会首选方言。如例5,某些对方言特敏感或者喜用方言的译者,可能就直接奔向试译了。再如:

例7. Then the door opened and “Ya Tih”, “The Big One”, stepped out.

例中 Ya Tih 意为身材魁梧的人。张树柏^[11]说,若译在香港发表,不妨译为“大隻老”;如用普通话,不妨用北方土话“大个儿”,都很传神,并认为“不但没有损害,反而使读者读起来增加了亲切感”。

(四) 原标→译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

原标→译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图7)展示了从标准原语间接转换为译语方言的过程,即从原标→译标语际转换到译标→译方语内转换的过程。这一机制常用于由外语译成母语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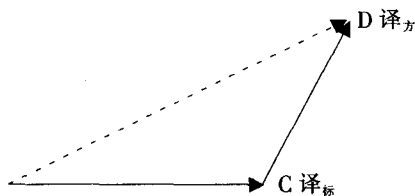


图7 原标→译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

通常,标准原语多译作标准译语,运用 $BC \rightarrow CD$ 式间接转换机制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译者有意转换为译语方言,或便于受众理解,或更利于交流,更亲近易懂;其二,译者没有很强的语言变体意识,对标准语及其方言区分不明,常将二者混同混用,以致于译时无意用了译语方言;其三,为了学术或教学的需要,有意译出方言,以便与标准语比较。如:

例8. He prefers to be elsewhere.

例9. If we don't hang together, we shall most assuredly hang separately.

原译:咱们要是不漂在一块儿,保准会吊到一块儿。

改译:如果我们不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那就必然分散地走上绞刑台。(叶寿康 译)

试译:我们若不绑在一起,就会一个个地吊起。

例8,在卞之琳^[10]看来,有的“参赛者为了生动,试着译成‘倒情愿野(在外面不回来)’,我认为弄巧成拙”;“野”是南方方言,流行于长江流域,这可能是译者兴之所致,还可能是译者的神来之笔呢!例9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句,幽默双关,据毛荣贵^[12]分析,原译的理由是:“漂”字表示团结,北京方言,意为“亲近;依附(多含贬义)”,而 biao 与 diao 同韵,与原文两个 hang 的语音形象更为接近,可是以方言译庄严的名言,格调不高。再如:

例10. Говорят, граждане, в Америке бани очень отличные.

公民们,听说美国的澡堂特别好。

口语中故意用 очень отличные 变异搭配,以求夸张。为求与标准语对比,笔者在一次课堂上鼓励学生放胆试译,收获了许多方言、书面语、口语或网络词语:可好,成好,忒好,老好,贼好了,顶顶好,非常非常好;超棒,超级棒,倍儿棒,顶级棒,最最棒的;超赞,特别赞劲,特棒,特逮(Dei, Dai);狂顶,顶瓜瓜的,等等。

四、结论

从翻译过程看,方言翻译仍走全译的理解—转换—表达三步,其特色在于原语和译语的语内转换:原语理解阶段多半要经方言转换为标准语的过程,译语表达阶段可能经过标准语转换为方言的过程。

从翻译结果看,可能转换为译语方言,也可能转换为标准译语,原语方言、标准原语、标准译语和译语方言四要素与全译三步骤可演绎出两大机制,即直接转换机制和间接转换机制。下分七种:原方→译方直接转换机制、原方→译标直接转换机制、原标→译方直接转换机制、原方→原标→译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原方→原标→译标间接转换机制、原方→原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原标→译标→译方间接转换机制。因译者对中外标准语和方言掌握的程度不一,一部作品之中七大机制所起的作用也各异,或单项运作,或双项、三项,甚至是四项联合运作。

(下转第151页)

[参考文献]

- [1] 陶然. 金元词通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74.
- [2] 刘将孙.《天下同文集》序[Z]/李修生.全元文(第20册)[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48.
- [3]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188)[M].北京:中华书局,1997:2632.
- [4] 吴澄. 赠周南瑞序[Z]/李修生. 全元文(第14册)[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88.
- [5] 李祁. 贺胜可诗序[Z]/李修生. 全元文(第45册)[M]. 南京:凤凰出版社,1999:434.
- [6] 王理. 国朝文类序[Z]/李修生. 全元文(第54册)[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
- [7] 周南瑞. 天下同文集(卷49)[Z]//永瑢,纪昀.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On the Selection of Ci Poetry in “All Under Heaven Collection”

LIU Jiawei

(Literature School,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All Under Heaven Collection was compiled by Zhou Nanrui in the Yuan Dynasty,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volumes with high literary values. What's more, it can help us objectively assess the achievements of Ci poetry in the Yuan Dynasty. From the diverse aspects of this selected group of Ci poetry, we can glimpse the spirit of Yuan Dynasty. From their style, we can see the editor's aesthetic interests,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various schools.

Key words: All Under Heaven Collection; Selection of Ci poetry; Zhou Nanrui; style of a great period; the exquisite style of Ci poetry

[责任编辑:箫姚]

(上接第147页)

[参考文献:]

- [1] 王超尘,黄树南,信德麟,等. 现代俄语通论(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22;423.
- [2] 格沃兹节夫. 俄语修辞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0.
- [3]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M]//Проблемы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я в освещении зарубежных ученых. М.ЧеРо, 1999:50.
- [4] 季羨林. 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71.
- [5]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41-442.
- [6] 林兴仁. 句式的选择和运用[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172-177.
- [7] 郑敏宇. 叙事类型视角下的小说翻译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45.
- [8] 夏志清. 文学的前途[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34.
- [9] 许钧. 文字的转换与文化的播迁——白先勇等谈《台北人》的英译[J]. 中国翻译,2001(6):58-60.
- [10] 卞之琳. 卞之琳文集(下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132;532.
- [11] 刘靖之. 翻译论集[M]. 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285.
- [12] 毛荣贵. 走出翻译误区[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151.

On Transforming Mechanism of Dialect Translation

HUANG Zhonglian

(Centre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Scienc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Dialect is always found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or even interpretation, which sometimes is a Gordian knot for the translator. There is a possible intralingual transition between dialect and endonormative when translating, which leads to two results of interlingual transition: endonormative translation and dialect. Seven kinds of dialect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can be drawn based on the four elements such as original dialect, standard original, standard translation and dialect in target language.

Key words: bilingual; dialect;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箫姚]